仲蔚先生集

仲蔚先生集卷之八

吴郡俞允文著

五言絶句

柳塘

高柳映春渠浮烟引輕素杳杳人聲遠落日下荒渡

穪江

雙松出崕巓浮陰映清淵待渡竟何人日暮成徙倚

雪

晴開數峰雪愁陰尚平野寮寮天壤間誰為掩扉者

松

結根大壑陰蒼然出塵表經年抱霜雪偃蹇同月老

竹

曲池自清淺瀟灑落空翠竟夕不聞人居然有靈對

朝日

朝日映川素積霧山影黑鸕鷀飛鏡中芙蓉照谿北

月出

月出霧露滋溟濛如朝靄僧鐘隨空香時復近寒瀨

水仙

繁英簇寒瓊勁葉剪涤翠獨夜秋風來奇芬襲予珮

龍磯

神龍潛滚淵往往不見已伏蟠日在眼寧無陵陽子

臨江館

瀰瀰清江流迴環幾千里時看遠雲波日夕成徙倚

仙臺

高臺何嵯峨朝朝出雲烟仙人去已久遺蹤空茫然

古閣

飛閣何崢嶸逈出丹霞上禹蹟竟何如臨流獨惆悵

蘭蕙畹

幽然讀書處階前多楚芳春雨時開花芳氣長滿堂

松篁徑

蕭蕭偷竹枝落落長松陰地偏無氣雜惟有幽人心

麒麟山

門前麒麟山蒼然揷天表時有白雲來下拂壑

木杪

鴻渚

淼淼江上洲落日映空曲遥看遠鴻度下伴漁

舟宿

茶焙

西山三月時龍焙千萬家家家起茶烟山山冒

青霞

鴛鴦

鴛央不獨宿雙棲紫蘭叢詎知幽閨內繡被含

香風

庭中橘樹

庭中有嘉樹垂垂耀黃金一朝霜華落復作丹

砂林

嵐霏

嵐霏不成霧地靜人〻閒銀雲拖翠嶺玉溜出

清灣

松筠径

高松蔭綠苔檀欒映脩篠清風颯然至色與烟霞亂

蘭蕙階

春雨蘭蕙滋芬芳滿前軒衆之紉雜珮不在湘與沅

仙臺

縹緲古仙子遺趾徧荒臺含烟復含雨室有桃花開

鴻渚

木落秋雲高月寒洲渚空時見清淺流唯有歸飛鴻

楚嶠

淼淼江漢流日夜浮楚嶠連天遠岍𣟴雲水相照耀

戲傚純陽

獨倚下江秋荷吞白於雪天風吹蘭皐波光蕩明月

浮雲捲碧落長嘯發清冷萬里芙蓉洲明河亂
秋影

擬古

迢迢明河漢青天淨如掃薄暮竟何言流螢度
衰草

送謝教授致仕歸襄陽

落日盪歸帆春風漢陽渡久作江南人忘却襄
陽路

欲上卧龍山長懷入荊楚久不到衡陽已作吳

人語

紫薇

千藥復萬葉初疑安石榴分房出韶艷循翫及

清秋

桂

葉葉黃金花時向月中落聊將雜佩贈詎以芳

杜若

水芙蓉

八月清光上穠芳照水中汙泥曾不染雜雜𣏌

芙蓉

淡竹

似竹還非竹綠堤被淺涯天然生異色石黛點
青花

桃卷

宿雨初收際清陽乍吐晴口脂猶自濕欲語恐
人知

雜詠

六月堪獨往欲使暑氣消陰陰竹林下灑筆寄

清謠

遥觀山中雲吐吞無已時人家住山下不知知不知

松古枝亦少一枝一枝勁棲鶴無低昂乃可見本性

松老變奇色餘青枝復青一拂綠綺絃彌覺風泠泠

山迴橋復出水斷路還通扁舟竟何取垂竿釣谿中

平湖蘆葦中濯足仍曬經懸知賣魚還酒酣志意廣

春鳩平田上。靜寂無鳴聲。不知天時意。思雨復思晴。

陰陰叢竹根長如清露時積氣不能散生蘭復生芝

山深晴亦陰況復積雪時閑窓茅簷下似不厭淒其

古樹無一葉寒鴉夜夜棲動搖長欲礙驚起復

高飛

蕭蕭五柳樹盡日無人行時逢獨往者惟有醉先生

谿光含樹淺雨氣冒山深四野暝色來歸人何處尋

山暝雨來急橋低水漲初谿頭有漁父下網待鱸魚

落落長松下青青不計年携琴且未拂三峽聽流泉

窈窈谿山曲蕭蕭樹木疎白袍垂釣者志豈在
求魚

野竹不擇地參差生石根斜枝與亂葉青翠自
飛翻

叢叢綠葉裡積雪不凝寒欲知妖豔色宜向月
中看

苔華若丹砂蒼實同一時奚獨松與柏不為歲
寒移

仲蔚先生集卷之九

吳郡俞允文著

七言絶句

塞上曲十首

雲黄沙白是胡天生不逢時恨在邊老將從來多困絶嫖姚高冢像祁連

葱嶺雪淨月蕭蕭大將功成玉帳高天馬不愁西極遠上林新種紫蒲萄

風高塞虜入龍堆大羽琱弓象月開一片黄雲

秋磧裏遥看精騎射雕來
萬聲哀雁北來稀究焉初調塞草腓無數金笳
吹滿月單于分隊織霜歸
大漠荒秋日暮天黄河西北望成烟羌胡轉戰
無時歇漢將旌旗日夜懸
征人萬古没胡日飛單彙北一戰玖隴上長愁
雲不斷何年重向玉關東
將軍赴利能溪入直度月氏斬析蘭破虜功多
日親貴降胡十萬到長安

金鞍玉勒控龍媒淬水芙蓉對日開兵氣盡成
烟霧起夜深新破右賢來
張騫窮使到河源廣利留屯望玉門不惜連年
誅大宛當時汗血勝烏孫
度幕橫行千里餘環營盡用武剛車日暮風昏
沙磧起連翩分翼逐單于

宮詞六首

海日初通内苑花分林香氣撲紅霞層層七寶
雕闌裏猶有輕烟向外遮

曉烟籠樹露垂窠不是凝妝態更多半咽香風
含笑語叢叢春色醉湘娥
太液池頭雨半收綠雲樓閣禁中秋傳將漢女
能分巧細縷斜穿透玉鈎
雪晴鳷鵲尚漸漸天子金輿出每遲新粉未乾
朝較早坐熏籠腦麝紅泥
一派恩澤入蓬萊別賜輕繡稱體裁剪得辟邪
新爾子兹房宮女闘看来
鳳城門外踏歌聲院院燒燈綠眊睛宣與内家

今夜直每從花裡聽交更

贈法貞上人

高僧不出住花宮百衲袈裟手自縫遥想千巖秋色裏六時放梵下壺空

寒食

小閣啼鶯春漠漠青霞欲曙柳娟娟梨花細雨嘗新酒寒食家家起暮烟

有感

漢武求仙事最迂自然山澤盡清臞蓬萊不信

無人到紫殿清齋學步虛

無題

青衿白臂紫綃裳翡翠斜分十二行最愛隔花人不見玉盆閒自浴鴛鴦

擣衣二首

月樹朦朧夜色微清砧不斷曉雅啼十年少婦閨中力誰寄遼陽萬里衣

重闌月色早涼分夜夜砧聲逐塞雲淚盡天南與天北胡笳同是月中聞

泉

能將映地復飛空冷色遥清石上松千載已無人汲取細聽滴入亂山中

園居

蕭蕭無伴獨爲家靜裏經春任物華綠樹千章啼百舌香風吹盡紫藤花

送吳處士

春來愁雨復愁寒此夕憐君各盡懽明日舟行三十里城中山色隔城看

夏日園居

經年香氣發雲霞長日清齋煉玉華一徑已從
烟草綠滿林肥雨橘初花

鶯

暖日青垂弱柳絲蓬萊天仗出花遲皇州二月
春如海百轉空閒陌上枝

雞

月落空營舊壘低寒風纖纖大荒西驚魂易斷
江南夢惱殺重城相曉啼

雁

江上芙蓉錦作堆蘆花如雪一時開可憐月下
差參影萬里相呼入塞來

雜詩八首

高天無雲紅葉晴長松倒映萬壑清地偏盡日
無人到獨往谿頭待月生

菰蒲水淺菱角肥朝朝採菱多暮歸歸時一片
春洲綠舜舜洲長人語稀

稀微遠樹抹春烟水上清峰落日邊風急晚來

歸客少渡頭長泊下江舡
蒼山高頂出雲晴瀑水杉松帶雨聲谿路入烟
猿鳥亂不知何處有人行
遠樹高低不斷林半山落日半山陰白雲杳杳
向空盡一入松谿霧已深
千山暮雪晴爭沙長空片片飛梨花渡頭無人
雪更厚扁舟不到戴逵家
草樹陰陰谿閣清獨開一逕蔣生行千年積石
唯蒼翠何處流泉漱玉鳴

五月谿涼草閣淡遠山重疊畫陰陰柳條拂岸
綠如雨無數菰蒲長碧潯

送休寧汪禹東之武林

聞知已得青霞秘此去尋山不到家試問長生
如可學為從勾漏覓丹砂

牡丹

花時傾國亦傾城不在貧家冷地生別出一枝
間淡色更於何處惹多情

荷花

荷花蕩漾曉風涼來面嬌紅水上粧零落漢皐游女伴只今猶得裛衣香

黄葵

中庭秋色曉芳遲帶露嬌黄一兩枝朝日影中含冷焰悄無人處欲開時

雞冠

頭懸赤玉碎丹砂別是秋容一種花若比鬬雞冠上色千金不到賈昌家

瑞香

綠樹婆娑出不長繙枝葉裡吐芬芳空階清露日未上揀得一枝分曉粧

山茶

山茶多種山人家與地寒多少著花開遍南中饒暖處千花萬蕋簇丹砂

芙蓉

秋來江上水連空蕩漾輕舟不耐風我欲涉江若箇伴為頭憔悴採芙蓉

玉樓春

嫩白輕紅染露華層層香瓣簇金芽美人偷比
妝前色不是西湖寺裡花

葉伯寅中歲生子以王朋佐所作蘭玉圖
見示因大快寫舊松芝草并詩奉賀

個條真骨老龍精葉葉長含雨露榮香髓千年
龍甲甚變成芝草着根生

題画

古樹幽篁淌綠苔遠山一半夕陽開眼前有景
無人會恨不披雲叫地來

漁景

漠漠秋江烟雨空一竿垂釣水雲中魚錢入手從渠醉不繫虛舟趁晚風

寒食得春字

荒原無路少行人一片黃茅野火新獨有棠梨孤塚上年年寒食哭殘春

奉酬徐使君子與以詩相邀擬汝寧志兼

遊嵩山四首

病裏頻驚歲月除紛紛暮雪暗空廬千朋忽得

梁園信邀我西遊强著書

十年痛首臥紫荊自嘆踈慵送此生誰謂江淹才未盡白頭猶竊著書名

與君一别覽千秋終日思君汝水頭淚娓遠勞分祿至詎須連謁五諸侯

落花啼鳥共裵頹欲乞長生煉九還抖擻為辭須里去與君騎鹿到嵩山

題画

天開萬疊翠芙蓉石上流泉韻晚鐘坐久不知

空翠落丹霞裳上寫烟容

山翠濛濛隔市喧巘高惟有白雲屯知君隱處
無多事落日平原見遠村

春思

庭前風掃落花多日日春風惹綺羅百舌亂啼
聽不得機中小婦欲停梭

江上孤亭落日間白雲緲緲水潺潺芙蓉折得
無人寄遙寄愁心萬疊山

綠楊影裏日光遲枝上黃鸝欲囀時看逐使君

歌舞處自拓新句寫烏絲

沉沉深院別為家盡日鴛鴦漾綠紗獨自有情
人不見沿階閒徧蜀葵花

朣朧曉日照芙蓉半出屏間意轉濃聽得琴心
無一事春風幾日到臨邛

落落長松仙事深梅花如雪滿空林壺中自有
成丹火局上應無賭賸心

羣山萬壑樹縈迴一雨初收滿綠苔草閣晝長
無事坐谿頭野鹿近人来

綠烟縹緲樹朦朧一道飛泉挂碧峰直到谿頭
通曲檻静看容與夕陽中
寂寂山中意若何山中惟有白雲多雲多采藥
無人伴野鹿相隨過澗河

宮詞

春宮二月每當家逐日閒階望翠華行過海棠
闌盡處一叢晴雪暗梨花

有懷金陵

禁樹經霜一半紅蓬萊宮闕在虛空長干月色

長如畫十里笙歌香霧中

湘妃

不共當年漢女游羅衣翠薄不勝秋蕭蕭野竹湘潭上獨自含悽雲水頭

清泉寺川上人

泠泠金策破黃塵萬里還遊投乞食身昔海西頭應有岸不知何處渡迷津

上人自歙而來盂中貯墨徧施擅越乃閑

募疏

水晶盂裏碧松煤白業翻將黑業來自是蓮花
生火宅海中珠藏一時開

川上人西還附訊王仲房

龍山飛雪滿蓬廬多病年來懶寄書一片閑雲
行腳底為余直到輕川居

贈川上人

閑雲寂寂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猿
聽講後向人長嘯月明中

有懷元美兄弟

春花落盡又芙蕖不得瑯琊錦字書回極天涯心更折朝來白髮不堪梳

薊門秋色使人哀萬里浮雲暗不開幽興只應愁裏盡南臺猶喜鴈書來

晏坐

空林六月每朝飢偏喜涼風着夜吹晏坐不知新月上為看茉莉欲開時

畫白鷹

蕭蕭氣散萬人軍畫作奇毛白錦文綠樹叢中

凝積雪黄沙壟上度孤雲

題画

深院曈曨掩曙霞暖風吹軟繡棚紗停針細語
無人聽開偏階前夜合花

宿鷺脛湖

天邊瀲灩碧山流萬頃平湖画玉鈎今夜愁心
落何處烟空一葉坐扁舟

雜咏

何用逃形與避名静來没得古人情谷口不聞

丹詔碑山腰長見白雲橫

聽歌

殷勤低唱軃鬆鬟一片春心不耐閒老去只應
尋樂事輕將白髮惱朱顏

題白頭鳥

朱闌斜轉畫沉沉新葉初齊復綠陰妝罷鏡前
還自照忽驚花底白頭吟

題文待詔玄墓四遊小幅

春光著處使人迷柳暗花繁雲水低一路沿洄

光福寺太湖還在石橋西

山尖欲出沉青靄松頂長含雨氣新茅閣半開
安穩坐恰將好景待幽人

山重重處樹重重一道飛泉掛碧松松徑窮寮
堪獨往白雲不起起孤峰

千年荒殿滿青苔盡日無風湖上閑更是空林
春色晚誰人為掃落花来

雜詠

疊嶂連巒溪復溪青嵐白霧晝陰陰空亭寂寞

疎林下足有幽人會此心

九月涼風百草腓閭閻兒女盡啼飢如何野稌
垂盤實養得長須免子肥

谿水幽迴隱路長鮮雲芳草自生香春來釃酒
千朝醉午餉長炊百日黃

秋江晚照圖

澹澹澄江柱石秋青山半斷白雲添初看遠樹
迴殘照西風長天掛玉鈎

白鸚鵡

蔌蔌戴勝染鵞黃別産奇毛似雪霜潔養雕房

解人語鏡前斷得着衣香

謝金圖南餉二泉天池茶

獨往陽冰聽松處自汲山中陸羽泉一棹梁谿

能餉我蓬蒿今日起茶烟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序

送王郎中元美還京師序

去年秋王元美以刑部員外郎奉　詔案決廬揚鳳淮四郡之獄平寬慎恤號無冤民俄遷本部郎中七月之吉將還京師乃捐書及詩曰是行也不可以無言乎惟元美以先大司馬爲之祖今中丞爲之父中丞公方秉節鉞之任於

天子之憂具是文武芟夷荒夷誠開天心感
憺日域元美即以寧覲溫凊有儀一時父子忠
孝光於南諸侯元美妙齡登庸儁譽清劭向天
與識寸蓄不盡蘊往往包徐孕劉出其所未嘗
有雖工言之士當之者若睹睢渙而驟失其采
游邯鄲而歸增甚貌如余之偃蹇淪棄尚矣是
之而元美乃獨遺去攀擢剪别視聽與之窮詰
極難追用陳古之道施之於言以爲快然余自
念偃蹇淪棄于世久矣若復欲推而引之于通

造之中斯不已過乎況元美纂黑世之洪業承
國家之寵數宜竭心公朝以熙贊休烈然後雍
容暇豫奏璆璜之響嬉鸞龍之文協之雅頌與
仲山吉甫之倫俯仰于天子之庭垂之晶彝竹
帛令千萬世無之其美不當與偃蹇論彙之士
尚推雕蟲也於其行姑以是謝之

送趙歷夫遊武夷序

自越而南行千里始入閩閩之山水最勝閩最
勝而初得者莫如建安之武夷武夷者蓋山谿

稱仙人武夷君莅處漢武帝時用方士言祠武夷君其山故云山與絕壁刺削全石無土下桃回谿谿有九曲湍流折逆行二日所始盡谿路至是山益溪負勢爭高其蹬怪極無蹊徑可下上人適閩與自閩而來者無不言武夷之勝故有未至而慕之慕之而力不能至既至而弗能窮好遊者咸以為恨趙廣夫遂於學而以恬刻自高及遠託慕於武夷而王參軍君美賢而好奇遂要廣夫以畢武夷之遊廣夫喜屬余叙

其事余謂廉夫于武夷嘗未至而慕之矣今慕之而力復能至矣其至也必能振拔纖累揭其天標以釋余所謂向者之恨以窮其勝余甚喜乎其為言也雖然昔吳均謂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其山水往往使人窺谷忘返闕之山水最勝莫如武夷又不知使人何如耳且武夷君後世多隱淪異人余又懼廉夫之果有合乎而未知其返也叙以送之

送顧勇裕授四川鹽課提舉赴治所詩序

蜀山岭岭攏束大江道径四塞鑿山而通又闢
挟阻財容人行行皆仰側與霞鬪起其下也若
從雲墜而不知其所来反視故所繇径則阮連
谷迷如復無径閣道離属縁深迫高復有不測
之谿鬱鬱浮浮目不可竟極過者往往為惋楚
蓋古蠶叢魚凫之國當井絡之次天地之外區也
顧舜祥方授四川鹽課提舉均輸成都嘉定等
七郡三州之鹽將行或有稱蜀道難者余以為
不然舜祥端飭而雅厚信而不薄與人敬而臨

事忠貞能夷險一致而其先湘國文康公以弘度偉望為今天子所倚重者越有年載其子孫必不肯斂轡還車以息若事且王逸少言登汶嶺峨眉為不朽盛事而每馳心焉何則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若舜祥既受命茲土而又獲此偉觀能無情乎是行也於舜祥乎何有舜祥數欲余言余因賦此作為舜祥申别若夫衡宇盈謹衡石均輸以贍国用而流味於四方使民知利之所利而不知有

害謚爲嘉祥以應聲天朝取介位紹前烈者則在舜祥而已余不得而贊焉

送狄博士之國子序

昔漢室之盛文帝尊鄉儒學乃因秦舊官置五經博士于時言詩則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尚書則有伏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易則有田生言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而後世傳業者侵盛公卿大夫士吏亦斌斌多學之士其或致書達主位列九卿咸擅其道而司馬遷獨著

之列傳以爲儒林故博士之職于今日愼其選上祭訓冑之重非通洽高行者不得由是任焉令狄君端厚醞雅簡質冲夷研討六籍屏居守志泊然不屈于世務以易中鄉試補青田學官能出其所有教授子弟灌溉滲滌者五六年而青田令知有狄氏之學名聲大著遷南京國子博士君於斯任也可謂克譽其文矣余友國子生徐道潛是古而邃于學明先生之道而無所牴牾令爲狄君門人方與天下之士就灌溉滲

滌之下君又嘗出其所有發明論於金馬石渠之署使天下師心曲學融結陶鑄感歸之大同不亦盛歟于是教化之行縣內及外可以覃及重譯天下又孰不知有狄氏之學乎非若一邑一州之區區鑽仰而已若徒令行課日使生徒趑趄進退於廟廡之間而無所可否則何以率勵多士以風四方乎今道潛屬余為序以道君之行久矣因書此以并質于君而欲進之于儒林也

送周若蒙良醫之任序

汝南周若蒙讀書屬文四十年試於有司輒不克讐其旨以爲士固因時而建功之路不一不有祿祿復俛首諸生間而以先世嘗受奇方入掌上藥遂去充良醫而游襄王之府以發其所蓄積朱邛甫文學厚於若蒙相與謀同游之士若干人屬余爲序以道其行而惜其志之不遂也余故爲之序曰古者裂土封建諸王爲天子之藩屏故置吏自師傅下逮僚屬莫不慎擇其

人而漢時諸王多賢尤尊嚮文雅天下博聞強識之士亦莫不趨而歸之其時則有若申公穆生入楚賈誼傅長沙鄒陽枚叔游梁董仲舒之在膠西大山小山及蘇飛左吳八公之徒之客淮南凡此數子足稱一時之選而諸王皆敬禮之而其國係以輕重名聲無窮焜燿王室今襄爲名藩而閒王之賢不後於漢之諸王如若蒙之文雅其嚴君又以方伯之重碩德偉望有教誠之素其往也必克譽其肯而發其所蓄積王

亦必自忘其帝緒之貴而接適之有禮如數子者之在諸王時也非直以藥石針刺灸療而已而異志之不遂也且枚乘嘗以楚太子有疾設七發之文以發之言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灸療之而宜以博聞强識之士論說要言妙道使之變度易意而其疾自去斯其言可謂醫之至良者也若蒙從事於斯則聲名之焜燿有回得無亟其行乎是為序

侍御史八閩陳公德政圖頌序

御史之職冠法冠衣繡衣在殿陛之上則簪筆以奏不法巡行風俗則糾姦別蠹以肅清違湯積威所向靡不豫震古之所謂御史之職如是而已今八閩陳公以御史奉使巡行鎮常蘇淞四郡獨以為不然以四郡久羅兵戎旱潦頻仍加之此時之歛民之凋瘵寄命編剝不宜束以恫瘝公至之日乃遂決去准繩開張維新之化以文德之晦昧也則弘誘以樂育之武功之急棄也則簡精以振厲之黎氓之阻飢也則賑贍

以聚食之夭札之遥至也則醫藥以療治之或士之冗食也則按伍以汰除之骼胔之棄野也則摟積以掩瘞之囹圄之煩苛也則緩罰以宥釋之恩澤之不普也則竭忠以劉蹶之公之忠悃憂勤履道而弗悖煦嫗仁篤秉德而能冲至於吏之貪墨有戕於民者則又不廢恒憲下孚物聽上格天心由是靈潮翔涌乎糴舟雨雪不愆乎常候甘霖降於林麓醴泉出於川谷禎符之應穰穰而臻方之公雅避驄之謠文紀埋輪

之奏蔵如也豈非古之所謂大賢歟公既按部一年當復奏　天子天子嘉公之賢復詔諳公拊循誠此方之至幸也茲以十月之吉言歸上都士民不勝感德悵慕之私某猥厠諸生謀蒙譔敘於公是行其於感悵實倍恒品輙敢倩上圖公之德禎而系之以頌以爲使歸之獻將俾媲美往哲垂之來今尤以見　聖主之得賢臣政平而頌興也

送歸開甫赴長興序

古之人其傳於後世者以爲非今之人所可及皆過論也熙甫明經行古之道其爲文以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爲法其爲人恬憺敦實深湛簡素口雖不能發明有造次之才然文敏而辨其述叙事理治亂成敗若日星之照焯白黑不相混也熙甫雖生於今之世豈可謂不及於古之人耶且熙甫非古之道不行非古之詞不法天下翹首歆其風聲而乃數不讐於春官之試往歲始舉進士第次又下不得居承明近

侍之列鋪楬諛諂之詞而出為長與吏使之傾促於簿書諍訟之間此殆古人之不遇時者也人謂熈甫必邑邑不懌而熈甫乃絶無芥蔕以為能自專使百姓乂安致中興之功而聲名施於後世者唯郡守與長吏也吾安用邑邑為哉是知熈甫之賢誠不異於余所云也余與長與徐子與善子與仁厚篤雅亦不欲為今世赫赫之名而又能知熈甫喜熈甫之莅其地也數寓書來言其民俗之所宜他日倡熈甫之化使百

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名聲施於世者必予與也是長吏與民之賢其道相濟而化實相孚非不遇時者矣又今刑部尚書晉江黃公嘗為長興百姓蒙其德立祠五峰山中予與屬王青州元美撰為遺愛之文余刖丹書刻石歷甫之往也其可傳於後世者當不後於黃公余將操筆以俟而以告予與

送大中丞覲所周公赴江右治所序

三十有三年春雖蘇狡虜弗諗弗柔褒其凶禎冠

我東鄙肆掠境内江南數郡之間鼎沸而不可解列枝緣戍屠潰者相望徵兵四出詵伏駭然煩費矣由是　天子為之旰食公卿大夫勞於校筴時雖日勤致討而阻衆紀威未即殄殪公時以御史日膺誕命巡行大江之南監其軍事以董不發夙夜罔懈乃弛乃張建忠弼之謀奮鷹揚之烈申飭明誓以速天伐且兵旱相乘俘羸狼顧千里之内化為寇墟輙復剳奏大飢上啓　天衷散其廪積以贍群黎是時民安寇遏

底有茂勳郭勞未幾薦有督學之命敦懿博大
之度知碩淵粹之學進式多士聿觀厥成迄茲
十有一載然仍羅大水冦害未夷百姓流離寄
命滿剥而晉斷精專仍任公鎮撫熏之節制以
還舊邦以綏衆志公尤殫竭謨猷潛機達變不
矜不伐示德示威內輯瘡罷外摧狂醜殆於寢
闢罷警而常以居安慮危榮規伏能克嚴備豫
屬者冦果以歲久弛備復使風駕船沿海內伺
而不知我備既素臨戰之 日曾不挫刃而俘斬

略盡所謂隻輪無返者未之過也士女恬嬉行旅驩通以為公真柄是文武之道施功德於民非一事一日而已咸相与肖公之像而祠之使無忘於世世世古之方烋禦侮詩人歌之充國請伏揚雄頌之而乏之師模之重是公蓋度越二子矣今　天子增公之秩移撫江右將擢用以行咸復相語曰昔公之來若渴得漿若寒得衣今公之去是吾之飢且寒而失漿與衣也如之何其弗思余方荷公展顧之隆而公之道又得民

之深若此其能默默乎遂敘不腆之詞以為公西行之獻若其道大化光必當入贊皇猷比跡皐夔巍巍中興之績正言者將復秉筆以效旂常之書不敢贅也

濱州別駕金公五子字序

濱州公子大年四十始有子王太史繩武為文賀之曰昔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欲為更取室而孔子使之齊母為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濱州年過四

十復生四子人亦咸嗟異之以為濱州之元遺
種德而太史有以發其祥也時太史名其子曰
允成後濱州自名其四子　曰允殖允文允武
允揚而命其壻蘄州別駕顧舜祥問字於余余
辱濱州之知重以別駕之請不敢辭竊惟古者
名以制義字以尊名亦所以釋名也曰允成者
生而信能成其宗紹其世德且復協於商瞿之
徵實天啓其胤而俾之蕃昌也宜字之曰胤甫
曰允殖者殖者滋殖也物之滋殖於土必有茂

美之華行之滋殖於躬必有茂美之舉宜字之曰茂甫曰允文者經天緯地以成其道則謂之文文不惟能貫其身亦足以昭其憲於世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宜字之曰憲甫曰允武者夫武固不可黷而戡亂定國則非武不克詩云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宜字之曰定甫曰允揚者書曰明明揚側陋揚側陋揚偏舉也君子負卓異之才雖居側陋之中當必為顯者之所偏舉終不以側陋而或遺也宜字之曰偏甫夫字固所以尊

名而釋名之義然德不成者則曷由以昌其胤行不殖者則曷由以茂其譽文不貴者則曷由以貽其憲武不克者則曷由以定其國才不卓者則曷由以副其備是字非徒釋夫名而尊之也而亦有規道焉今濱州五子咸頴惠騈秀而專於學遊僑造入國子彬彬有聲是必能弘載世業者也余遂以是字之復釋其義以規其成以符命名之意而書其說為序云

送邑傅厚菴許君遷國子博士之任序

邑博學菴許君顒表人也顒表去京師萬餘里累不第于春官之試直以蹊涉回遠遂屈教茲邑君之志以為邑博職在清簡日與群弟子聚而習焉將復益邃其學而卲其詞必有合於春官之試而後已也居甫三年君實能以師道自任而弟子咸滌身浴德以就其模範而不敢惰其師之教由是君之譽寢以聞於諸公間而亟有傳士之拜時或以為君之志竟不獲伸于之大者果不獲盡其用也余獨以為不然昔司馬

遷讀功令及廣勵學官之路而垂於興歎今博士在太學察訓胄之尊若跡釋疑俾濟濟多士卒底於學以為邦家之楨所謂太平之原其在茲乎且方今國家急於用賢其於世也惟賢之是任而未嘗限其資三山溫公其資固不異於君也屬以御史為吳郡守再遷而為中丞受天子之寵命董節制之師以臨塞垣於國家有干城之重天下亦皆知有溫中丞是誠以賢而不以資也然其事豈遠哉今君有瓌偉博大之

姿通敏練達之識而又佐之以經術之醇雅其施於政也必能推知其績自著美譽以賛揚中興之化如温公者如是而君之志豈果不獲伸而其才果不盡用於世哉余既知君之賢重聞君之拜是職也然後知諸公未嘗以資限君將欲大展其才以為君發跡之始地君行必當酬諸公之所以望君者而不冒自少也余不敏輙叙其言以道君之行而因以為規云

賀太學君魏譖甫五十序

魏恭簡公以其道自振於濂洛之後號為大儒而光祿與薄公為恭簡從弟愷悌仁厚克恢世業雖躬處末僚薰然以長者之譽溢於士大夫之口若古所向之與伯華兄弟之美豈不相媲乎今光祿之仲子太學君濬甫溫醇易直和粹更雅交於世也未嘗有詭異之行讀書為文尤能探討奥賾刻勵不怠而卒不克遂其志乃稔誨厥子並以才儁登造士之選心通而藝專識朗而志端知者莫不驚異之而又歷聘名士與

之遊居以勤鐵礪之事父子彬彬勿其家法為魏氏良子弟信乎盛德之積有不誕昌其後者歟余以是知濬甫矣濬甫與余友善家邑西郭外信義里屬兒亂從城中時從往來其仲子大用每以文字過余尤數今濬甫年五十而大用與兄大經請余言為其大人壽余生與濬甫同歲後濬甫五月而余竭蹶衡茨裹病蓐至有子逢疑歷齒惙惙不知久生之歡濬甫承世德之舊綏賢子之奉而又能沖退養真飡服丹餌雜

蔣琢卉逍遥園廬神完而氣適以永保性命之期余視濬甫有若游於方之外者序其請不暇自憂大為之喜而有慕焉濬甫豈誠樂乎遂叙其意以復二字以賀濬甫

送董山人歸將樂序

徐使君子与為汀州時始識董君於將樂君善画往歲因延君長興君嘗為余圖狀圖成傳以示人人皆諠然相指笑以為酷似余余固不能自識其似與否至觀君所為與人圖狀無不酷

似亦不必盡余之熟識凡一與余邂逅接顏者皆能使余卒然識之而知其為某也余尤自娛生且七十九年初不自識其狀一旦乃由君識之而歎君之善畫也且不特其狀之能似往往於其咲語動止無不寓之點染毫末之微君真能出於形骸之外而得其神矣夫神不可見是亦以神遇之也時余輒綴言贈君以優孟學孫叔敖事以娛君之神士大夫聞余言者以為然有實徵莫不爭相薦援謁君圖狀而饋遺君君

遂久留吳越間而名益著今以其地多警母氏春秋高即決然欲歸而別余山中衆推挽之不能得於是其等復請余言以伸睽離之思余既憐君之不能留而又嘉君有孝至之行非直挾其技津津自喜浮沉而專取資於世者也乃復因諸君之請綴言以道其行

送蘄州守滁州石侯入覲序

天子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元日惟大朝會羣牧畢至考其行事殿最黜陟之以敦勸沮由是蘄

州守石侯將奏最　天子眞僚友吳郡顧君舜
祥與古歙李君元峰方佐侯之理事必受成於
侯乃集以侯之弘風長譽辟猶雕鶚之厲天區
舟檝之汎溟海而其最于法當陟擢其去而無
所模範也舜祥乃遺書千里屬余爲文羨其所
以顒慕於侯者且曰嘗出余所爲文示侯侯即
喜其有合於古顧非余之言亦無以有合於侯
私竊媿且幸焉而不敢以辭余惟吏治之近乎
民而能興利除害還澆使淳者惟郡二千石與

州邑長吏而已故漢宣之世特重其選稱爲中興今閩侯有夷雅端粹之德而持巳廉公臨事敏察決訟不爲苛細巧刼之法而纖無寃聲歲賦有期租無宿負屬景王之藩道經于蘄供張之費數以萬計所至郡縣罷於奔命而侯調度有經每事豫集吏民皆安舒不知有絲張促迫之頃侯亦蕭然洗手奉職而罕嘗自矜其能侯眞賢哉矧侯博學嗜古尤以經術緣飾吏治俾民獲其利化醇而俗茂即中興之良吏無以加

也其往也必得上最以膺顯擢固不當久留於蘄然蘄之民將復有上書留侯者使得賜金增秩久於其治而侯之來又可指期以俟舜祥姑無有邑邑於懷者敢輒書其所聞爲送侯序以復舜祥而謝其所以遇知於侯者

送浮梁吳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擧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遇

於一時也浮梁吳先生之不遇於時也為學官
於茲者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綜
研幾極原因東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為文也
含精漱腴擒藻擢穎煌煌乎參衆紛而獨得且
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技異不取
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齊其進趨方將崇弘濟乎
人倫行當貫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溟漲張勁
翮而乘積風騂尺鷃於蓬藋謝涸鮒於潢汙誠
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類

表甫竣事而還先生為寧海令而又平限於法之所不得為以譽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之不盡遇於時其遇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也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驥騄而服墻車也雖然賢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邇曷足為先生史哉余舉允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工

言爲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尤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爲先生惜終又以爲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送朱憲曹赴閩臬序

言山川之勝者必西至蜀南至閩至粵始極焉然皆去中州數千里而獨閩爲近閩雖左控瀛海右連百越而水陸道里之險阻于蜀粵惟得其十之一二焉故凡仕宦而至于閩者稱爲美仕孟春之吉憲曹朱君受命選部將南轅閩中

相與之士賦餞咸集且奚予詞余既序君父子之知而娓無以暱逺輙敢申之以言而且以見君之是行也盖不特為美仕而已惟君以文雅貴仕世其家自唐以来千餘載而于今尤為最著元兄太宰公有宰望為朝廷重臣端鎮雅俗子弟生而承爲奕簪纓之舊不知有黼繡粱肉之榮咸恂恂有萬石君家法太宰之尊府侍御公君之伯父也亦嘗按節閩中德刑之政浹於来蒞而 君又以馴謹肩固之道充實敦茂出其

容畫贊是憲府以爲賓僚之良必能究紹休烈以永永稱賢者望特美仕乎云哉若夫山川之勝雖不欲昌志乎盤游當自得於豐暇閒適之餘以發其懽愉温麗之什他日有道余以閩之事所謂知吏事而能文者在君而已若曰不然吾不信也

贈大雲菴雲上人序

釋氏自如來初未嘗與中國通而迦葉摩騰及竺法蘭始以其經來至于洛下迄今已二千餘

乎其斥而闢之者不可以數計然而王公大人以至秀行高德之士往往循依慕而尊禮之者何也余以爲釋氏之所以異于我者固無足論至其爲道真能絕嗜欲出死生了性藏仁宜真隨順而與世之紛紫誇權競險闘進經營毫毛之徒辟循重昏之與朗照若釋氏吾庸盡斥而闢之耶此其所以同于我而能使天下依慕而尊礼之若非妄也余惟多妄執而與時侵違獨于釋氏乃喜與之游蓋將嘉其所以同于我也

若雲上人者服道於本郡之大雲菴大雲爲集雲寺之別院盧陵南國之故趾寶曇法師之遺塔在焉地挾偏與景清幽奇古梧交清漾池環映信禪剎之名區也余與集雲性公爲方外交餘二十載去來往復必經行焉且上人嘗師事性公智涼慧辯兼闡藥方法趣玄超旁舍風雅有若斯人雖未必盡通其道殆所謂釋氏之秀也夫既以其地之勝而復有其人故余尤喜與之游焉郡之諸寺都綱缺員久難其任而上人

乃擢示應身屈領是職于是文學之士與上人游者咸以為上人之為是也必能慎攝律儀堅持教戒依幻圓脩應形殊對演一音之教闡六道之遺者矣豈徒然而已耶而吾凡與上人游者於言不可廢且以余能知上人與其道之非妄遂屬余為之言以寵其事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其書專於記事覈古綜今闡諸軍國歸為通博

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東名爲水東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崐山人也正統十年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月郕王即位虜益屯通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軍務公方有功於邊以父憂去職英帝復辟公表中令無遂服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徙征蠻府梧州兩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道撥利令

商賈得出境市擾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州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錄西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卒賜謚曰文莊公精明經術練達制度廉恭孝友兼體數罷當版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然位不滿德年不迨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

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雜客惟購書萬卷曰耽玩以自頤殆廢寢食故其宅所著述於諸公為多公之玄孫公煥文雅醞藉能遵其祖德因出斯藉屬余題敘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被于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若閎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徐相公少湖榮壽詩序

皇帝三十有二年相國少湖公壽屆五袠其月某日粤惟誕降之辰某官謹合郡邑搢紳之良

其菁相次為詩歌以致遐祝以其辱公之知命
爲序引不獲有辭起而言曰華封之祝聞于記
傳眉壽之什列于詩萬展義陳詩有來攸尚今
少湖公人倫龜玉朝佇龍鸞粹朗清夷宏通恢
裕休聲播物俊德在躬久攄啓沃之謨上協都
俞之美出入華殿師長翰林年甫艾期任隆棍
位天之所賴帝是用休維岳巖巖昔表降神之
慶維公赫赫日臨生甫之期丹莢金舒振柔蕤
于春回綠泉初淵媚淵景于芳原欣萬象之榮

光來九皐之秀色開含紫氣星潤黃明闢華堂以布筵汎霞漿而極宴承雨露之殊渥賜鴛鷺之充庭遏韶響於行雲招長繩以繫日亦既醉止于胥樂兮況乃臺號黃金挹高風于千載京居白玉襲勝槩于三山熊經鳥伸不尚延齡之術巖棲谷隱未為探道之精蓋將變陰陽以若時贊化育而成務于彼黔黎之衆共躋仁壽之區斯誠屬聖主之欽明所以遂良臣之樂事迺惟廊廟遐敷瓊玖之詞遠及江湖迭奏貧賤之

唱盡寰中之盛無致天下之傾心無謝古人有如今日某等既辱公知又重其請敢以先馬拙壁之人操斤郢匠之門用約餘言編之右簡丶

平黎詩序

黎故蠻別種也去京師萬里在南海中其地多高山巉峒逕道阻阨危害不可覊縻而致其最獷悍者惟羅活不與他等羅活東抵椰湿西棲岐儋南襟椰根北枕鷓鴣廣延可三千餘里向瓊州崖萬四州外環其壇十居其四且以絕遠

兵不能至往往剽殺將吏惡累罪稔逋逭天誅者四十有餘載今天子即位之二十年秋乃詔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珣帥師討平之仍命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公經節制中權參戎將軍程鑒等爲偏裨大發兩廣募兵十餘萬人分道並進粤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兵畢至羅活諸峒大破黎賊斬首數千級餘皆走隨阬谷間死者以萬數至明年春三月十七日而師還是役也後軍將府司教詹子中以秋衛從征

安南事平復辟在柳公幕府參定討策而四會覃騰蛟者時亦以拳猛義烈散其所聚數千金與子中募壯士出死力破賊與子中皆登上功而騰蛟舟覆竟溺死海中未幾而柳公又薨于是子中騰蛟之功遂不復錄故子中情激痛騰蛟以國事死終無以自明乃上書　天子刀筆之吏又抑歉而不揚至今十五年矣士大夫聞子中者莫不爲詩歌嘉歎之而子中要余敘其本末子中伯父與余善知子中從軍功多遂爲

叙其本末且令後世知圖難忘死著功殊域有子中與騰亮也云

平夷倡和詩序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寢弛民罕習兵今年春閩海巨賊南連摩夷剽略得氣遂分其衆津海東行進攻太倉上海所過燒燔積死彌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賊能鼓刀如飛多以鋭兵要擊取勝于時鶡冠袂服之徒皆噤閉蹴縮莫肯出鬪時惟郡别駕任侯素以儒雅

自飭一旦援桴誓衆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銳
即不能困後誠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
且馳且鬬日夜嘗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阽
危而賊亦稍稍遁去矣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
嘗少沮以為兵不勤習無以立懂乃專勤習士
卒與共辛苦所受犒勞輒分賜之且以祭死事
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櫂大海中以壯其氣
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嘗有
生俘抵蠋隷足侯怒立抉肉啗之以此士多感

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為
勝兵萬夫熊熊齊其心簡以謀則順以戰則克
賊衆撲滅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玉以肅威
猶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事過人誠不世
出也且侯嘗務蒞峴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
布佇言剖劃洞若神明慮疑必思而侯實惠愛
是以侯每遷侍道經茲土士民往往感泣喜侯
來歸願復留侯居守內地以登兒童稚齒皆知
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刻石

頌德今侯於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
黃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
使之蒞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
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纘夷
泥首遷情示天下中興巍巍之業而濡恩澤于
無窮惜其兵微用畢日令與殘寇角逐投驅萬
死之地經侯忠勇不世其于盛天子用賢之意
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猶能以廣泣請武帝方
今有氣力者不少幸未有以侯名聞於上者何

乳比太學生嶽秩京兆尹公季子也端謹好義能以侯所爲軍中詩傳諷士大夫閭閻者無不欣忭起立以爲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爲詩生因合爲大册仍屬其聯綴其事以申顒慕之意竊念其疵賤不宜以枯稿之辭蕪穢鴻烈誠以旅常竹帛之書庶必存於今日而亦以醜鷃冠裓服之徒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君以爲此五種

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所得辯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大臣者於時詢摹特爲逼真即勒寘禁中以故人罕傳搨石晉時爲契丹携從流落定武慶曆中韓忠獻公琦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守定武以石代輸匣寘藏于庫熙寧閒薛師正出帑求者皆至乃刻別本應之子紹彭又模之它石劇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武

蓋有三本矣且古刻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二種尤延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為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劉損絲絲似無可據褚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君偶索書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居庸詩序

居庸詩者給事顧公之所作也公名存仁字子哥嘉靖間舉進士為餘姚令以治行擢拜　科

給事中到官不握觚同世之毀譽言事多持
朝廷大體世之所不敢言者而公始言之公剴
直忠勤無所顧忌不言終不已也故卒以言事
謫居庸而此詩乃居庸時所作恐歲久散失曰
命某校勘裒集之仍題叙其首竊惟古之爲詩
也本以言志也故觀列國之風可以知其政治
之興衰觀一人之什可以知其性情之邪正非
務爲靡麗取飾嘗觀而已公之是作也因事附
詞因詞寓旨大抵詞暢而旨遠雖竄身羈離之

俗環寇之區而未嘗有嫉憤怨誹之詞觀公之詞可以知公平生之大節處艱危顛沛之中能不失其情性之正斯誠不謬於古矣其不敏輒述其大略而爲之序

荆谿唱和詩序

震澤之西有荆谿焉谿之上有連山從橫絶頂與嶔積岨負勢愈深愈峻蛟蛇龍魚虎豹麏麚竹樹蘭莽宗生族聚而神魂恠魄淵氣靈精雲蒸嵐飛藹滃雷而萬狀不可名究恒杳若世外

往往隱人秀士咸喜託跡而遊其間既遊而出猶褰產不釋其膝於心必為詩歌以發之余嘗至谿上留旬日惟得詩三篇卒不能竟其勝而還比上海顧舍人從義字汝和為谿上之遊亦復旬日所與唱和詩乃至百餘篇且其緣事附情鉤奇抉豔多出意外之語以相取高而未嘗見其乏思余讀之津津乎獨神馳乎是遊而媿其才之拙也于時與汝和同遊屬而和者凡七人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人姚昭字汝晦董宜陽

字子元馮遷字子喬朱察卿字邦憲姚遂字以良姚遇字以奇皆同縣人汝和方詣京師以書附子喬邦憲屬余為序而以未獲接顏為恨余既嘉歎汝和之才甚而又猥加意於余不敢以辭不敏遂為題其首而名之曰荆谿唱和詩云

題梁伯龍遊越中詩後序

余嘗以為遊亦有二道焉而皆寓乎賺其于道蓋茫然也則雖登太山履日觀未嘗不若遵乎壤而行墟堁閒罕到其脛之一毛也果何賺耶

而山之勝固欝然也是勝嘗在山矣雖然余好為名山之遊久矣而卒不獲一至焉吾嘗夢而遊焉真若淩千仞之崖而逐乎雲嵐之表時固未嘗有山也而勝果在山乎是山與我乎果孰勝耶且吾未始遇乎山而徒以夢得其勝是挾吾之空勝以超乎實也若不待與山遇而勝始出焉是又以目勝也則不若吾夢之猶有神之說者存也伯龍嘗有是勝而卒遇乎山以發之而又有藻蔚之什是能合其勝若伯龍真能遊

矣夫既與山合膝而即未能與之忘焉是猶有膝心也膝既合矣而又若向者之遊焉而未始茫然也則坐進乎道矣

贈王按察伯和序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一塗天子仍有徵名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經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不遇之歎方今　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

上甲科而徵名絶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往往至於齒危髮秀偃蹇摧折蓬茨堀堁之下罕寄一命以德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歡通將無弗爲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爲英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雄六館之士而卒未有合焉會屬者

詔下太學生有能以貲賜國即無論年資輙爲破格受職咸以爲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

也伯和乃屈已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
汝倫將往賀爲向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
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貲爲郎孝友莫
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困而乍逢
其時不當復況於一塗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
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難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
遇矣王大理允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紆組
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
也伯和振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

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外端在於此伯掄執余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華陽館集序

夫文麗貽天地之象辯名物之數闡皇王之道通神明之幽而敷為著述比興之作章施制度遵宣民風積于中和化成天下而文之時義大矣然亦係於運之盛衰氣之淳漓才之偏專各因所長不能兼美苟能兼之而使之彪炳光耀

于世稱為偉人者厥惟大中丞江右暘山公乎嘉靖中公舉進士授宰吳縣以廉平理劇政以慈惠撫悍黎以察敏剔姦蠹名蹟飈扇旁邑歸高三年拜監察御史秉憲不阿讜言所奏闢決大體是以天下服其節鄂還南京通政司參議喉舌之任公有餘局既而出司文教士得師模潁蒙開通鄙吝滌灑濟濟興行咸就中庸恢儒之風播于擧聽果陟太僕大理少卿明慎端審務在衆謁國無冤人有皐呂之理尋轉御史中

永保鳌東土糾督諸部不爲吐茹振其紀綱以肅違惕比者夷寇漂入海壖復肆劫掠數年以來荊棘之野未盡安息重罹寇害靡所歸命公忠憤惻中建牙海上簡稽偏師程才量力出其驍銳口授成筭漁鼓號令電閃霆擊揭竿而掩之曾不淹移兮無遺醜腥沫澄晏萬里安瀾畎畝恬嬉以奠常業而公猶不敢自伐益固險備救寧其民 天子特嘉公勤勞寵賚增秩仍留舊任用光治久化成之偉烈於時和門寢闕政

府優暇愈益研味經術游思文藝以擬著述比興之旨故凡平時感物敘事講德匡時登覽餞勞為詩歌賦頌荅問條教之文若干篇編次其若干卷勒為華陽館集蓋託名於嘗所游居之所見雅志焉而授簡其為序自其與弟其為諸生時謬辱公之遇親濯其泥塵於稠人之中加之拂拭使改視焉幸皆叨第接跡朝倫庶幾竭心公家以毋為公羞故受恩最深承命之日雖復逡巡辭不獲已竊惟公稟純懿之粹蘊和適

之才包淵邃之學遭中興之盛立政立功罔不以文飾之藻身華國而所謂典謨雅頌鴻釀渾噩岳世作則者公皆根緒索源得其歸趣不若幽人畸士呻吟哀怨以發其噎鬱無聊之思於烟雲草莽之間偕時泯沒而已而公之是集也豈不偉哉至於公之它時近侍題尊柄用文武與三事弼亮黼黻皇猷敷大宥賽夔皐之詞又非今日所得而濫述也

青蘿館詩序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
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
吳郡王世貞于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
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
為吏部主事荊楚吳國倫為給事中故刑部主
事領南梁有譽皆僑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
出僑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顧公應祥甚有重望
善鑒人倫以為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
能傳也數子者亦復知余子與後自刑書按徽

吳中特柾車騎歡循平生禮出度外予與貌敔
而氣和神逸而機清言辯而意舒愛博而仁至
能令人出肺腑而不自疑予謂子與於人將無
不歡然交通也然耿介之操未嘗隨時詘毀之
聲得於畢已尋出守汀州復補汝寧守左遷長
蘆轉湖廣按察僉事今為雲南參議由是溯大
江汎洞庭浮漢沔出夜郎太華點蒼之奇峻昆
明洱海之遐僻殊無隕葉冬有鮮花絕地窮天
之勝恒落於荒憬幽渺之區此惟懷才羇離之

士能專而有之予與曰是遂得徜徉寓其勝於
詩以洩其憤懣離合之思而往往每出於常言
之外新都汪惟一師事予與嘗繕緝予與所為
詩自初官以迄于今删取若干首勒為六卷名
青蘿館詩梓之而屬余為序惟予與知予知予
與者亦莫過於余乃為之序曰夫道麗事而見
事因時而行事不行則鬱於志志不達則昌於
言言之昌者為文文之約者為詩詩固文之蘊
也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非

卓犖之才不足以騁其體非玄解之會不足以究其才而予與之為詩清雄冥暢穠潤秀逸遠有所託近有所懷與文成篇意無乏緒故知事適其變而言出於常理會於玄而才究其美昔詞英諸公若梁之任昉丘遲沈約吳均陳之沈炯唐之沈千運孟郊錢起並遞起吳興而予與乃生於千載之後誠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即數予若又爲以加諸因論次爲序而題其首予與名中行吳興人

贈邵武太守江右古華賴公滿秩留任序

漢史稱宣帝能重守令之選且令久任以盡其才而百姓皆相安其治故其時多循良之吏號爲中興今　天子明睿濬哲沖年嗣位三事猶亮日圖至理以臻中興之隆而守令非選賢莫居由是江右賴公始以其官出守邵武夫邵武地周七閩有連山複澗之阻民俗粗獷而又經寇盜瘡痍之後勢尤難爲惟公之賢而爲邵武也以端毅通亮之資包渕懿洽博之學開康寧

簡直之度加之以聰麗練達文字唯古敵今首
程保約之規不使其民之濡於俗濟寬於猛繼
立條鞭之令必使夫刑之協於中其折獄也應
物以誠罔設鉤距而羣情自歸其擿伏也臨事
斷果不施巧劫而大猾自屏春行於野則朱薪
暢轂悠悠庋正以省不足之耕而農以勸月試
諸生則青衿玄舟濟濟相趨以展有餘之學而
士以興以至剔吏胥相沿之奸捐共張無經之
費剋期賦歛均一徭征繕葺關梁更治道路周

亟擿路夷難拯災凡事之有利於民者莫不舉而行之有害於民者莫不决而去之弘我愷悌之風反其俎獷之習扇以煦嫗之恵洪其愁苦之心行之三年郡以大治惡無不癉善靡不彰境絶寃民廪有餘積財用肅給札瘥消弭古之所謂循良者何以加諸昔家君嘗守茲郡庶幾克勤厥職從民所安時丁多艱而屬縣泰寧光澤未有城守志為經畫以固險備敉寧其民然去郡已十有餘載莫就紀録而公獨追討舊績

創建三祠至方之國僑名父褒人屬已永示民
則此又公之與人爲善之大公俾士大夫之事
業不湮沒於後世殆非循吏娓娓者之所及也
公令滿秩復還治所其郡民知其州事陳君謨
與吏民咸喜公之留得久被公之化而欲公之
鴻名長譽昭灼邈迩不遠千里請言于余余兩
獲覩公之光儀載獲聞公之美政非常而結於
人者如此其容以不敏辭敢輙綴言比之謠頌
以復其請以慰悅其吏民愛戴之忱抑恐治冬

代戍遷轉非次即攀轅臥轍之叟尚何能滯公於一方邪穹碑岌祠表遺愛者自可計日將俟垂筆以俟

薄蹏書序

夫假言以通心莫尚乎尺牘所以申戲酬便往復也而或稀闊數年曠隔千里懇懃綢繆之旨皆撮敘百言於盈尺之牘欲使之見事識情以次言面之歡誠文辭之不可忽者是故其體質其辭簡質貴覈而暢簡貴要而精太質則鄙太

簡則疎除其繁複以出殊采尺牘之旨也陳遵造次口占百封古今美之亦意足而止豈在於冗長哉至有鴻才巨筆而於尺牘多忽而不備若畀於書記之任斯為劣矣吳興凌玄旻文學奇兮天出雄志邁倫研百家之言摘瓌麗之藻而於尺牘尤極翩翩積久成帙命之曰薄蹏書按漢書應劭注赫蹏薄小紙也今稱薄蹏蓋互言之即尺牘之義也玄旻方剞劂之而以書屬余序引其端友人王百穀復言序玄旻書若已

廿數餘家而以不得余言為少余言豈誠足為玄晏輕重哉不能辭遂書以歸之

汪禹乂暨元配程夫人六十偕壽序

新安汪君禹乂嘗見余所為文若詩于其同邑程于行氏以為有合於古不類於今之人去年春遂乘扁舟訪余敝廬又以余不為浮言譎行以要於時留一月始別去其後連得君書殷勤綢繆忽若晤對遂不知與君有千里之睽遠徽踰平生為竊惟君性姿聰辯博綜經緯翦搜子

史百家之言爲文刻意司馬子長比興之作尤
翩翩殆無乏思比爲諸生時即起長譽及隸名
太學而司成秦公若陳公范公咸推重之不以
時之齟齬軒輕君君亦自以爲然一時鉅公如
司馬汪伯玉中丞方定之方伯江民璞山人陳
達父王仲房与爲石友益弘通人之致狹世之
近情放跡于黃山白岳閒萬曆改元　詔徵賢
良長吏以君應詔敦辟不就視之蔑如也君真
賢哉而猶不遺余之疵謭而過爲奬餙是君何

與人之厚一至此也且程夫人為少保襄毅公之後出自名族夙標懿範為婦能去攸遂有蘋蘩之美為母能均異出有鳲鳩之仁中外推賢允堪女憲而招胤懋孝神情醖藉藻思清越流聲士林克闡義訓今君與夫人偕壽六十數當一周將舉觴稱度金子志淇君之館甥以余叨君之知特謁余為引祝之詞夫以君之賢九應南都之試不登夫薦書抱成藝而無所施於世夫人之替德而不因以顯嗇於彼者必豐於此

其蹤享遐考永綏厥養天實有以祚之也祝之宜也其何能辭輙復綴其言歸之金子用申無疆之祝而書之為序